



梁鴻做客鄭州松社書店。

# 對話「中國鄉愁記錄者」 梁鴻：替故鄉立個小傳 都是一種建設

「梁鴻——當代中國鄉愁記錄者、中國新一代鄉土文化研究領軍人。」梁鴻本人並不喜歡「鄉愁記錄者」這個標籤，梁鴻告訴記者，「鄉愁」這個詞過於籠統。鄉愁不止是追憶，更是現實的存在，從來沒有田園詩的鄉村，亦無桃花源式的鄉村。於梁鴻而言，記錄、思考鄉村的人與事，是一個離鄉者重回生命之初，重新感受大地，感受那片土地上親人們的精神與心靈。不論是《中國在梁莊》、《出梁莊記》還是新近出版的《神聖家族》，每一次寫作都是對真正生活的重返，重返到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

早在《中國在梁莊》出版之時，記者便買了一本。讀罷，不由感歎：這不就是我家鄉嗎，雖頹敗但每個人都「家長裡短」中努力地活着。前段時日，梁鴻從北京趕到鄭州，做客松社書店，與作家金宇澄對話，談非虛構寫作的苦與樂。

梁鴻不僅是作家、學者，她還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學院教授。她被稱為當代中國鄉愁記錄者、中國新一代鄉土文化研究領軍人，近年來致力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、鄉土文學與鄉土中國關係研究。出版《外省筆記：20世紀河南文學》、《中國在梁莊》、《出梁莊記》、《神聖家族》等多部作品。其中，非虛構文學作品《中國在梁莊》曾獲「2010年度人文文學獎」、「《亞洲週刊》2010年度非虛構類十大好書」等獎項。

初見梁鴻，覺得她是個「熱鬧」的人，語速很快，鏗鏘有力，略帶些豫南口音，每句話最後一個字會有明顯的聲調上揚和拖長。典型的北方女性，大眼、大嘴、圓臉配上齊肩短髮，給人一種鄰家姐姐的感覺。在活動開始前不到一個小時，她才來到書店。一到書店，便開始在一摞摞《中國在梁莊》上簽字。就這樣，她邊簽字邊跟記者聊她的鄉土記憶以及寫作。

## 在「梁莊」中看到自己的故鄉

「梁莊」這個名字是虛構的，但梁鴻的家鄉卻是真實存在的，河南省南陽市一個小村莊。她並不願意向媒體公開自己村莊的名字，或許是不願意自己的故鄉和故鄉的親人被媒體過度曝光。「以新聞的形式出現的村莊是符號化的東西。」她不想自己的鄉村，甚至是中國的鄉村被符號化。

梁鴻直到20歲左右才離開村莊。父母雖都是農民，但對讀書寫作的愛好似乎是出於本能。「走在秋天鄉村的土路上，兩邊都是柏楊樹，不寫點字覺得很浪費。」梁鴻是個天然的文學愛好者，堅持寫日記，除了自己

的心情，都是關於自然、社會的描述還有對包括魯迅在內的文學大家的評論。這也是為什麼在選擇專業時，梁鴻「眼睛都沒眨」，就選擇了師範學院的中文。

離開了村莊之後的梁鴻，來到城市，讀大學，讀研究生，工作。「回去的機會愈來愈少了，有時候一年回家兩三次。每次回家待的時間都不長。」她開始對自己的工作充滿懷疑，她就職於大學的中文系，研究的是現當代文學。「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，與現實，與大地，與心靈沒有任何關係。」

「論文寫了很多，但自己卻離現實的情感愈來愈遠。出於對自身情感的追尋，梁鴻帶著兒子在2008年回到家一下待了兩個多月。「剛開始也沒想着要寫什麼。只是一天天下來，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展開了。」

在這期間，梁鴻就到親戚鄰居家「玩」，跟他們聊天，當時拿了錄音機把聊天過程都錄了下來。「跟大家的交流交往都是親人式的，相對放鬆，而不是一種外來者的窺探。」梁鴻坦言，那種狀態可遇而不可求，再寫其他村莊或許很難達到那種狀態。而「整理對話的過程中，我反覆倒帶反覆聽，覺得要保留說話者的姿態，否則可能會偏離了他們原本的方向。」

就這樣，梁鴻的《中國在梁莊》誕生了。其火爆程度也是梁鴻始料未及的。當記者讓她談談《中國在梁莊》火爆的理由時，梁鴻停下了手中的筆，抬頭認真思考後對記者說，「或許是有同理心吧」。的確，似乎每個人都能在《中國在梁莊》裡看到自己的故鄉，看到自己的親人鄰居。

正是這一次重返鄉土，梁鴻遇到了「鄉土」這個真問題，也是這個真問題促使梁鴻寫下了「梁莊」系列文

書中的「梁莊」是虛構的。上圖片



梁鴻與作家金宇澄對話，分享非虛構寫作的苦與樂。

字，也讓她慢慢長成了自己的樣子。正如一位文學評論家所言「梁鴻摸準了自己的語調，某種限制才華的閘門被打開，獨特的文字即將出現。」

## 寫作者應精準把握自己的權利

在與作家金宇澄的對話中，梁鴻認為，非虛構寫作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勞作，它並不像一個人躲在書房裡悶頭寫作那般輕鬆。作為一名寫作者，首先要對自己擁有的權利有精準的把握，不能夠濫用講故事的權利，但也要清楚怎麼樣在最大程度上調控寫作的節奏和目的。

由於素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，作為一個寫作者，要做好一定的思想準備，能夠承受住現實層面的壓力。「你的日常生活有可能因為這次創作被完全打亂。因此，非虛構寫作非常需要勇氣。」

梁莊系列作品被歸類為非虛構寫作。正是

因為這種歸類，讓梁莊獲得了一種命名，但也使它陷入某種困境——《中國在梁莊》和《出梁莊記》經常因為不符合「非虛構」的標準而被批評。

對此，梁鴻認為，文學作品中的「真實」並非「是這樣」，它更指向「我看到的是這樣」。它通過在現實中行走、觀察、體驗，通過對現實存在的人和場景的描述去達到作者所理解的人、社會和生命。

梁鴻坦言，梁莊從來都不是客觀的、物理的「真實」，而是她的故鄉，它一開始便是情感的、個人的、文學的「梁莊」。

儘管非虛構寫作是一次艱難的長途跋涉，但正是由於它的複雜性，才愈加迷人。就像梁鴻在講述自己下一步關於地鐵的非虛構寫作計劃時，充滿着激動和幸福，因為她將再次踏上旅程，走向更廣闊的生活，觸摸平常沒有機會接觸到的真實。

## 鄉土是巨大的矛盾存在

梁鴻寫過這樣一段話：「鄉土在今天究竟是怎樣的？它折射出怎樣的社會問題與發展問題？我並不認同很多論者的觀點，認為鄉村已經完全衰落，但是，它又的確是千瘡百孔的。我也並不認為農民的處境已經到了最艱難的地步，但是，整個社會最大的問題又確實集中在農民及鄉村那裡。與此同時，政府對於農民工，對於鄉村的種種政策和努力都似乎無濟於事，鄉村在加

速衰落下去，它正朝着城市的範式飛奔而去，彷彿一個個巨大的贖品。」

在關於「鄉村」這個問題上，梁鴻一直強調是一種矛盾的存在。「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鄉村回歸論者，尤其是當你身處一種具體的語境中時，很多問題都很难解決。」

但似乎梁鴻也無意做問題的解決者，她要做的是「文學者的紀實」，替「故鄉」立個小傳。「我希望把概念中的村民還原成一個個人，把他們的內心情感，最大程度、最細微地呈現出來，哪怕是眼睛睫毛的顫動。」因此，梁鴻作為「鄉村人」，仍舊過着城市的生活，送孩子上學、參加學術討論、上課、做講座……只是她的工作與生活不再僅僅是「虛構」的，而是會不定期地重返鄉村，展示她所看到、所思考的鄉村。

對梁鴻而言，有限的參與、文學者的紀實都是對鄉村的一種建設。「慢慢我自己覺得，個人的生活還在行進，有家庭孩子，也不必每個人都要苦行僧，旁觀或有限的參與並非都是虛偽。」

「作為一個生在梁莊，長在吳鎮，後至北京的出梁莊人，我的根永遠在那一方故土中。」從《中國在梁莊》到《出梁莊記》再到《神聖家族》，她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重返過程。如果說《中國在梁莊》是梁鴻的第一次歸來，《出梁莊記》是在第一次重新發現真實故土之後，她再次出發尋找散落的鄉民，做故土拼圖，《神聖家族》的寫作則是在一個完整的鄉村基礎上，把寫作的世界從村莊擴展到鄉鎮，完成了再一次的重返。



每一次寫作對梁鴻而言都是一次重返。

## 意大利歌劇《阿依達》登廣州大劇院 19個集裝箱把古埃及神廟「搬」到穗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導）意大利歌劇家威爾第歌劇《阿依達》盛大華麗，被稱為「最輝煌的歌劇」。此番作為廣州大劇院2017年度歌劇，將於本月8日到10日連續三晚與廣州觀眾見面。據悉，今年的《阿依達》直追《卡門》票房紀錄，刷新廣州歌劇票房之最。據悉，《阿依達》是由十九世紀著名的意大利作曲家威爾第所寫的「大歌劇」，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古老神秘的埃及的凄美愛情故事。故事原型源於馬里耶特著作中的記載，相傳是為慶祝1869年通航的蘇伊士運河而創作的。

本次在廣州上演的《阿依達》版本首演於意大利斯卡拉歌劇院，為了將《阿依達》的舞台極致還原呈現，為廣州觀眾帶來一場不折不扣的視覺盛宴。記者獲悉，19個貨櫃經過一個多月的運輸，終於在日前運抵廣州大劇院。舞台的搭建，需要46名工人四天天夜不停趕工才能完成。

是日現場，充滿埃及氣息的埃及神廟、一根根超高的柱子、一個個巨型的神像，被一一呈現在廣州大劇院的舞台上，觀眾只需進入劇院，便能身臨其境體會到古埃及的氣勢磅礴。主創人員告

訴記者，此次整個製作有超過300套服裝，加上配飾、假髮和鞋子等超過1000多件，許多演員有多套衣服，有部分快速換裝要在三分鐘內完成。

主創團隊可謂星光熠熠，導演佛朗哥·澤菲雷里告訴記者，這樣一線大咖陣容的歌劇在意大利也好幾年沒有見到，因為成本製作太昂貴。記者了解到，導演澤菲雷里是一名意大利電影及歌劇導演，成名作為改編自莎士比亞悲劇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的《殉情記》，憑借這部電影，他曾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。

記者了解到，今次廣州的三場演出中將有兩組卡士輪流上演。8、10日晚兩晚飾演女主角阿依達A角的是匈牙利女高音奇拉·伯羅斯，她曾與男高音塞·庫拉合作《托斯卡》，男主角拉達梅斯A角的是男高音沃爾特·弗拉卡羅，曾參演《麥克白》《詩吟詩人》《托斯卡》《卡門》等。9日晚飾演阿依達B角的是拉斐拉·安吉麗妮。飾演拉達梅斯B角的是男高音皮耶羅·朱利亞奇，他是廣州觀眾的「老熟人」，曾在廣州大劇院年度歌劇《托斯卡》及《圖蘭朵》中兩度飾演男主角。



19個集裝箱用時1個月運到廣州，還原古埃及神廟 胡若璋攝



《阿依達》作為廣州年度歌劇，備受市民追捧 胡若璋攝

## 漫畫明星氣球遊行布魯塞爾

比利時漫畫風氣鼎盛，每年一度的漫畫節是年度大事，在布魯塞爾有場不一樣的遊行，主角是知名的漫畫人物，包括丁丁、貝蒂等化身巨大氣球上街，吸引數萬民眾爭睹。

氣球遊行主辦單位布魯塞爾觀光局活動部主任卡培塔諾維奇（Micha Kapetanovic）接受訪問時表示，漫畫節可說是布魯塞爾DNA的一部分，因為許多的漫畫藝術家出身於布魯塞爾，由於對這樣的文化自豪，所以今天漫畫明星氣球大遊行，比利時展出多個源自布魯塞爾或比利時的漫畫主角。

2013年布魯塞爾漫畫節曾邀請5位台灣漫畫家參展，卡培塔諾維奇說他還記得當時的情況，並認為台灣的漫畫非常不同，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度交流。



比利時漫畫風氣鼎盛，漫畫節是年度大事，布魯塞爾有場不一樣的遊行。 圖片：中央社



漫畫人物布魯化身巨大氣球上街，吸引數萬民眾爭睹。 中央社